



試驗

話 劇

子 谷 韋 愷 等 著

東北文藝出版社出版

目 錄

工廠就是家

(獨幕話劇)

哈爾濱鐵路工廠機車分廠
工友集體創作 (一)
樊秀生、畢榮昌執筆

試

驗

(獨幕話劇)

予谷、章愷 (十二)

兩行乾磚

(獨幕話劇)

靳夫 (三二)

兩個字。

蘭：喲——怪不得你認的那麼快，敢情你們那口子是工廠的質量模範嘛！我們那個呀，若是當上模範，我不也早學會啦！

芝：噯——看你說的啦！

蘭：本來是這麼回事嘛！咱們這院裏，差不多都得了光榮花，就我們一家沒拿回光榮花來，見人我都怪磨不開的。

芝：其實你們大哥，活也幹的挺快，就是有個好賴不管的毛病。他們小組的人都是恨鐵不成鋼，巴不得他一下子就把這毛病改了。（親切地）你也常勸說勸說他，若能說動了他，以後再不出廢品，慢慢也能得光榮花回來！

蘭：我說啥他能聽！還沒說兩句呢，就跟你瞪眼珠子。唉！他呀，就是一條道走到黑。算了，別提他了，一提他，我連這字兒都認不下去！（又拿起書本）桂芝，這「模」字還當什麼講呀？

芝：本來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問他，他說「模」字也當「樣子」講，隔壁張師傅不就是做模型的嗎？

蘭：看你們玉寶多好！幹一天活晚上還教你認字，我們那個呀，他才不理你這套呢！

芝：你不是說不提他了嗎？

蘭：對對對。不提他，不提他——唔，一股糊氣味！噯呀，飯糊啦。

芝：快，快拿下來吧！

蘭：（急忙拿下）噯，我把它忘了。

芝：瑞蘭，你收拾飯吧，下班的汽笛拉了一會兒啦！我也回家看看。

蘭：還得一會兒呢，咱們再練一會兒吧！

芝：得啦，就到這兒吧，待會兒我來找你一塊上夜校。

蘭：好，吃完飯就來啊！（芝答應一聲下）

蘭：真是的，一樣幹活，就不能當模範！（靜默片刻，下意識地。）「正——模，口——模，

模範（門聲，李帶氣上。）模範你回來啦？（「模範」和「你回來啦」恰好說連上了。）

李：你這是幹什麼！挖苦誰是怎麼的？（更生氣，將身子一甩，一屁股坐下。）

蘭：喲——你看，說句話又說出毛病來了，看你這個個性脾氣吧！一來家就「激頭白臉」的……

有那份勁頭便在活兒上多好。

李：你少叨咕兩句行不行？在廠子裏受氣，回家還受你的！

蘭：（不吱聲，取來臉盆。）洗把臉吧！

李：不洗！

蘭：看！越說越來勁兒，一個幹活唄，那有那麼多氣生？

李：（引起氣頭）哼！要快，還得要好，沒那麼容易！質量，質量，一天天嚷嚷質量——常說這慢工出巧活嘛！今天鐸那個熊活，挺難鐸還爭等着要。出了點砂眼，有什麼了不起的，誰能保險鐸活不出砂眼哪！嚇！黑板報上又登出來啦，下午「質量補課」又拿我當「典型」……

蘭：（拿筷子碗準備吃飯）就爲這點事情啊，往後經點心就是了唄！

李：坐家裏淨說現成話，批評還不跟揍一頓好受呢？動不動就是沒有「管家思想，稱不起工人階級……」你說，有人說你是大肚皮的老婆，你不_不生氣？

蘭：人家又不是無緣無故的說呀，你把活幹壞啦，還不與人家批評你。

李：你少給我叨咕這一套！

蘭：（拿菜飯上來）今天這個菜湯可好啦！消消氣趁熱吃吧！

李：（端起飯碗，吃出糊味。）這是你做的飯啊？你自個兒吃吧！

蘭：（聞一聞，爲難地。）今兒個光顧練字了，火急了點，你就對付吃一頓吧。

李：憑什麼對付吃？就憑這麼好的大米，給你做成這個「熊一樣！你是剛過門的新媳婦，是頭一回上鍋灶？連這麼個家也當不好！

蘭：你會當家！那你還把廠子活做壞了呢！

李：（詞窮理短）你，你，就讓你像僞滿的時候，天天豆餅、混合麵，一個大米粒也撈不着就好嘞！

蘭：提那時候幹啥？若不是共產黨毛主席，你還娶得上媳婦啊？

李：（眼一瞪想開口，但又沒有理由可以分辯，現出又氣又臊又好笑的一種表情。）你，你說話怎麼這麼「噎」人啊！夜校算沒白上，話說的有勁。（孫上場）

孫：老李，你們這是幹什麼，吵二八火的？

蘭：孫玉寶來啦，快坐下吧！

孫：大嫂，你們這是怎麼啦？

蘭：你來的正好，又開情緒啦！快給他打通打通思想吧！

孫：（望桌上飯）怎麼？老李回來這麼半天還沒吃飯？

李：還用吃飯，氣也氣飽啦！

孫：幹什麼生那麼大的氣？

李：咱們生啥氣？黑板報都看中咱了！

孫：受了批評——可是批評能幫助你改正錯誤。活上總出廢品，那怎麼說的下去呢。再說咱們廠那件活不是急的，你想讓活出的快，這也對，應當快出，可是都是廢品，那反倒浪費大啦，你說不注意質量哪行！

李：那個活警扯，我這兩下子算不行！

孫：不對，咱們都是三等工匠，你別輕看自個兒。（稍停）老李，我告訴你的法子，應該趕快學，不要以爲那是學我的。咱們不管它是誰的，只要對咱們生產有好處咱就學它。

李：我學不了，我那個法兒也不比你慢……

孫：光圖快不行啊！拿今天的搖爐把子這活兒說，你鐸壞啦，是人家鉋床給送回來的！咱們自己沒檢查出來，到那也能檢查出來，倘若馬虎過去，火車開出廠去，壞在半路上，那該多危險哪！那得受多大損失？

(芝上)

芝：瑞蘭，「模範」兩個字記住啦？（發現孫）噢！我說你還沒回家，怎麼飯也不吃就上這來啦？

孫：（半開玩笑地）老李這兒心裏不痛快，你還直樂呢！

芝：你這話說的，白天幹活，晚上上學，幹嗎不痛快！李大哥也是有點想不通，瑞蘭可惦心你的身板啦，早早把飯菜就預備出來。

李：哼，多虧她給我預備——夾生飯！淨拿好大米糟踐！

芝：啊！爲這個不痛快呀，那是方才我倆學文化，多貪學兩個字把飯放在爐子上給忘了。李大哥，這都怨我，別生氣啦，走，上我們家裏一塊吃去。

李：不用，不用，這也不是不能吃，我是憋的這口氣。

蘭：我這緊着認錯，他這火也緊着加。說我不會管家，說我只配過僞滿時候的苦日子，天天吃豆餅、混合麵就好啦！（笑，孫、蘭也笑。）

李：誰讓你把飯做糊了？

孫：做糊了飯怨大嫂，可錁壞了活是怨誰呀！

李：這兩碼事不能往一起扯，在廠子幹活橫不像在家做飯那麼簡單。

蘭：你說這話，我可不想跟你抬槓，你說廠子活難做，人家孫玉寶咋當的質量模範呢？

孫：好啦，好啦，別再多說啦。老李，你吃飯願意飯做得香噴噴的，不串烟，不夾生，這完全

對。

李：那當然，憑啥好好大米，做不出好飯來！

孫：沒做好，你就心疼大米，你就批評她！

李：那當然，做不好，糟塌東西還不與人家說！

蘭：（理直氣壯）那你呢？

李：……

蘭：我就說這個理，一頓飯沒吃好，你生那麼大氣，你把國家的東西做壞了，國家不生氣？

芝：對呀，自己事重要，全國老百姓的事更重要！

孫：把國家東西做壞了，也應當像把自己東西做壞一樣的心疼。而且更心疼。今天工會主席特地

讓我來勸一勸你，你可知道上級是怎樣關心咱們……

芝：我說呢！下了班沒回家……（轉語氣）可真是工會想的多周到！

孫：這還不是常事。上級對咱們生活上樣樣照顧，咱們生產上可也不興掉隊。自己的國家嘛！任務越緊才越顯出咱們幹的勁頭兒猛呢！別瞧不起這「三等工匠」，鐵道上跑火車，還不是靠咱們這把子人嘛！你要再多經點心，注意質量，把活幹好了，天天樂呵呵的勞動，那裏會一天天生氣窩火的呢？

（蘭、芝看他有轉變，趁機走出去。）

孫：老李，你想，偽滿時候，連吃豆餅都吃不飽，活上有一點幹的不好，日本工頭張口就罵，揚手就打，抄起什麼就是什麼；現在工廠是咱們自己的了，不用說別的，就說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樣不是先照顧咱們。咱們自己就是工廠的主人，叫咱們自己管家主事，咱不能往外推呀。你在這廠子也幹了好幾年了，這個道理還不清楚？機車上幾千個零件，那一個出了毛病，機車也走不了啊！不用說多，機車停上半個鐘頭，那損失就大啦！

李：老孫，我錯了，幹活光想快，不管好，以後我一定改過，一定向你學習。

孫：（笑）老李，好，痛快！是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錯啦咱改。這才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色！這就是當家做主的思想！

李：我怎麼木頭腦袋不開竅！（內心中自恨自愧）……那一回差點就誤機車出廠……再這麼下

去……

孫：領導上看出我們重量不重質的毛病，而且浪費又實在大，所以高崗主席說：「完成增產節約任務的最基本關鍵在於保證質量！」老李！從今以後你要——

李：……我要重新做起！（堅決地）（這句話蘭、芝兩人也聽見了）

孫：（緊握手）好！這就是好樣的！

（蘭、芝二人欣然而出）

蘭：來，桂芝幫我生火！

孫：你們倆幹什麼？

蘭：飯不是做壞了麼！

蘭、芝：我們這也重新做起！（大家笑起來）

（幕落）

試 驗

(獨幕話劇)

予 谷·章 愷

時間：一九五二年初夏。

地點：某橡膠廠。

人物：

張維純：某橡膠廠煉膠間青工 (簡稱張)

小李子：某橡膠廠煉膠間青工 (簡稱李)

趙鳳蘭：某橡膠廠製幫間女工 (簡稱趙)

楊支書：該廠支部書記 (簡稱楊)

王科長：該廠技術科長 (簡稱科)

沈技術員：該廠技術員 (簡稱沈。)

幕啓：青工小李伏在桌子上寫東西趙鳳蘭上

趙：小李，張維純呢？

李：他試驗呢。趙鳳蘭，你怎麼又來了呢？

趙：我剛來呀，你怎麼說我又來了呢？

李：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別老往煉膠間溜，別人看着也不好看哪！

趙：你管不着！

李：（嘻笑的）噯，快了吧？

趙：啥快了？

李：結婚唄！

趙：你這個人就是沒有個正經話。

李：告訴我怕啥，要是我呀，我還巴不得人家來問呢！

趙：那你打算多嚙結婚呢？

李：沒有對象啊！你們製幫間一點也不照顧我，那些小毛丫頭誰也看不
我，對我不拿正眼
睨。

趙：不跟你說了！（往裡屋走）

李：好，你找張維純說去吧！（正經的）可是你別影響他工作啊！

趙：（走到門邊又回來）小李，你看這次海綿底試驗能成功不？

李：你問這個事啊，你看，我的快板都寫好了，就差往黑板報上登了！

趙：（驚喜的）已經試驗成功了？

李：現在還沒有呢！

趙：那麼你怎麼把快板都寫了呢？

李：宣傳鼓動得走在頭前嘛！我們那位楊支書可真會說笑話，前個他見着我說：「小李子！不善哪！黑板報出得穩穩當當，一板三眼。」我聽了還滿高興，後來一想，不對味呀，我出的是快板報，「一板三眼」不成了慢板了嗎！

趙：要是這次試驗成功了，群眾再也不會寫信來說，咱們的海綿底像老牛皮了。

李：試驗一成功，我就穿第一雙新出品的海綿底膠鞋，賽起球來，管保蹦得高，跳得遠。

趙：人家可不是爲了你賽球才創造的！

李：這一下給國家增產多少糧食！報社記者又得來訪問我了！

趙：幹麼要找你呢！

李：同志啊。等他們來了，我就給他們介紹說：「這位是創造涼水代替貴重藥品硝酸胺來製造海棉底的工人科學家張維純同志，這位呢，就是他的……」（趙躁腳）

（技術科長上，後面跟着張維純）

科：（手裡拿着試驗的樣子）張維純同志，我早就說過：水怎麼能够代替藥，代替硝酸銨呢！現在你相信了吧！

趙、李：怎麼啦？

張：王科長，我總尋思……

科：當然，你有大膽試驗的精神，那是好的，可是幻想不能代替科學。

張：技術科長，你說這次失敗是怎麼回事呢？

科：我不是早就說過了麼，用涼水代替硝酸銨製造海棉鞋底，是沒有理論根據的。

趙：對呀，一次不成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

科：沒有用啊！同志們熱情可嘉，可是科學不是光靠熱情能成功的。要從不可能當中去找可能，那會有什麼好結果呢？

張：我認爲不是不可能，這些年的經驗使我知道，在製造海棉上，水，也可以與硝酸銨起相同的……

科：（打斷他的話）根據什麼？這一次試驗不已經說明問題了嗎？（張維純一時說不出。）

趙：王科長，那咱們就老這麼順着牆溝慢爬呀！咱們的鞋底就這樣啦？

科：（不大滿意她的話）當然不是。技術設備需要改進，這事我已經向廠部提出多少次了，我們這些老掉牙的機器早就該換了。

李：王科長，你這話說遠啦，換機器？那來那麼多機器換哪！

張：我們的海綿底毛病不在機器，是在製造方法上。

科：有毛病，都有毛病！製造方法要改進，機器也要改進，可是一切得從實際出發。科學是最講究實際！（不待別人發表意見）總之，這次試驗不能怪你，你這種大膽試驗的精神很好，主要廠的領導應當從這件事實得到教訓，我們必須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每一種科學的嘗試。（撕下一塊試驗樣子，感慨地）用官僚主義態度對待試驗怎麼能行呢！（下）

李：老是科學的，科學的不離嘴，誰還不相信科學？可是他就不相信咱們工人也會發明創造。他說別人官僚主義，我看他自己就够得上！

趙：他那思想才保守呢——可是怎麼辦呢？我怎麼告訴製幫車間呢！

李：製幫間，製幫間，你老是製幫間！你們製幫間着啥急呀！

趙：咋不着急，咱製幫間月月超過任務，保證質量，可是你們呢，出的海綿底像老牛皮，光靠鞋